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三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八

起旃蒙單閼盡著
雍敦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

慶成宴 壬子韃靼寇涼州時韃靼北部伊畢喇伊木

王等

舊作亦
卜刺因

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陀羅海之子

舊作脫
羅干

和碩

舊作
火篩

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至是入寇甘

肅總兵官劉甯與戰禽斬五十餘人相持至暮收輜重

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

陶禎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穉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論功進甯右都督未幾寇犯宣府是年三入遼東卒爲東西諸邊患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攷異諸書皆作三月乙酉朔日食明史推

麻改正今從之

戊午邱濬卒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

心忠厚變士習廉介嗜學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旣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頗駭其言性褊隘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熈所私劉文泰訐之去及是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

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焉贈太傅謚文莊
論曰黃南雷明儒學案謂邱文莊喜進惡退一見之
于定山再見之于白沙與尹直相去不遠今按尹直
瑣綴錄言邱濬修憲宗實錄謂陳獻章作十絕句媚
梁芳自是爲世所鄙予謂此卽尹直平日以此誣白
沙者濬遂据而筆之實錄中又据王弇州引憲宗實
錄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
也一時好事者妄加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
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
列仗槩揚揚得志而去云云薛氏憲章錄謂此語出

自張元禎之筆不過因鄉里前輩之語非出于濬之所自道然又安知非出于濬之所指授遂筆之實錄中南雷見元禎極稱獻章遂以爲尹直等之所爲然元禎固力詆康齋者而白沙則康齋弟子也憲宗實錄主自印濬而張尹二人實秉筆焉乃至藉代言之體以逞其撼樹之誣豈非昔人之所云穢史哉

乙丑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時遷方居憂力辭許俟服除拜命 己卯黃陵岡河工成先是劉大夏治張秋決口成復上言安平旣塞下流已治惟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

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從之是年正月大夏乃興工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凡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徑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大名府之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厯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隄相翼培以石壩潰決之患始息勅建黃河神祠以填之賜額曰昭應初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國

朝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卽修治而支渠
猶有存者至是黃陵岡塞黃河始全入于海而北流遂
絕攷異據明史河渠志議築黃陵岡在去年張秋河成
後興工在本年正月成于二月己卯則三編所云五
旬者確合志以爲旬有五
日未知何據今從三編

國朝孫嘉淦論治河曰北之大清河爲濟水南之大清
河爲淮水皆能滌河之淤宋熙甯二年河決澶州分
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海一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
流歷久無患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論者謂地勢南高
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
決金隄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

賈魯稱善治河乃道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
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
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趙張秋衝會通河以入
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
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必自順河北行故凡言決
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劉大夏築大行堤
二百餘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
生亦可謂拙於謀矣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
治康熙年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

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又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爲力卽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海道不過五六百里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卽可減

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陝西甯夏地震十
二次聲如雷 夏四月甲寅蘇松各府治水工成凡修
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
餘萬徐貫悉以任之視萃功爲多然是時迫于成功疏
白茆未深廣十數年後仍復壅塞 壬戌諭吏部都察
院考察進退人才務得實跡以聞 乙丑封后弟張延
齡爲建昌伯 壬午錄囚 是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
于獄茂元吏部侍郎守陳子也初上遣中官李興等偕

劉大夏治河興成虐繫辱按察使且多索供億茂元代攝司事上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糜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二人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言后戚家威權太盛請加禁防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填守復命李全填臨清徒滋民擾亦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官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而興銳連章劾茂元妖言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茂元蒞官有惠政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比入見

茂元長跪不伏上怒下錦衣獄節徧叩中官備述父老

愬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官交論救部議贖杖還職特

謫長沙同知尋謝病歸

茂元諸書多記茂元事于去年五月遣李興陳銳下證之明史

本傳茂元上書在李興等既至之後下獄當在八年三編揭實錄系之是年之四月今從之

五月

已丑免南畿被災秋糧時應天之蘇松等府浙江之嘉

湖等府竝以災告因命工部侍郎徐貫協同巡撫何鑑

振之凡給穀米五十六萬三千餘石帑金三千九百五

十餘兩所活饑民百二十萬有奇

故墨明史本紀是月但書免南畿秋糧不

及振應天浙江今揭三編綱目增入

是月定國子監生擬歷事期初洪

武中國子監設六堂課諸生行積分法以八分爲率不

及者仍坐堂肄業又令諸生分習吏事謂之厯事又謂之撥厯其期以入監之年月爲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爲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厯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厯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厯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厯遂有坐監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尙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厯事一依舊例必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滯矣時林瀚爲祭酒以監生不

敷撥厯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餽銀
歲以百計悉貶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
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初正德中訓導王昌請以時入祀孔廟下禮部議未及
行其後祭酒謝鐸亦以爲言至是特命從祀位司馬光
之次三編質實孝宗實錄言時位在司馬光之次而明
史禮志所述先儒位次光之次爲程頤頤之次爲
時蓋分列兩廡則時位次光而統
左右廡序之則時又居頤之次也 戊子廣西府江平

樂獐叛府江者灘江之水自興安流入桂林府東北復
繞而南行入平樂府境夾江兩岸皆高山紆迴六七百
里獐獐之所聚也由府江而西南百六十里曰永安州

州之西有茶山力山諸獍憑險阻與府江賊相聲援遂
竝起爲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討之參將歐磐
自象州修仁直擣六峒所向摧破偕諸軍連破山砦百
八十六斬首六千有奇磐以功進都指揮遷廣西副總
兵 是月召崇王見澤不果見澤以成化十年就藩至
是太后以春秋高思一見之因敕召工部尙書倪岳言
數年來諸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
遠勞費兼水旱洊臻舟車所經恐有它虞親王入朝雖
有故事然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實以塞疑謗之隙
非故事也大學士徐溥亦以爲言上重違太后意不允

既而言官交章論之乃已

攷異事見諸王及徐溥倪岳傳而崇王傳中特書于是年

之七月
今摺之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時

耿裕主吏部大臣應詔陳時政者禮部侍郎周經爲具

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上遣中官廉草奏者裕

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實出經手卽有罪罪

經時兩賢之 是月命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

廣福建軍務勦撫羣盜是時上杭盜復起故有是命

攷異

明書憲章錄典彙諸書皆系上杭盜起于六月
命金澤總制三省在八月本紀不載今摺增

改馬

湖土知府爲流官知府馬湖爲安氏世襲知府傳至鰲

者殘虐其民歲計口斂財以萬計縱淫所部土婦用妖

僧百足魔魅殺人怒其屬長官王大慶不阿已遣人殺之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橫恣且二十年有司利鰲賄不問及是僉事曲銳請遣巡按御史張鸞按治按察使洪鍾贊決之捕鰲送京師寘極刑馬湖自漢爲牂柯郡地尋沒于蠻唐設羈縻州四統名馬湖郡安氏租稅其地爲所據者蓋數百年至是始設流官云 九月南京地震 是秋召劉大夏還授左副都御史尋遷戶部侍郎 冬十月陝西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巡撫張敷華禽之送京師伏誅先是朝廷議用兵會敷華自山西移撫入陝兵部尙書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

計縛僧平之

攷異敷華後撫陝西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四月明書系誅妖僧于十月正敷華蒞任

後事也

南京地再震

攷異憲章錄載南京地震于十月明史五行志云是歲南京地

再震證之二申野錄則九十兩月也今據之

詹事謝遷服闋始至京師遷

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

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

侃天下稱賢相焉十一月己酉免直隸被災稅糧

是月僉都御史許進進兵討土爾番初土爾番旣執善

巴令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

已兵尙馬文升謂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

陳湯故事襲斬之乃薦進巡撫甘肅又以指揮楊翥熟

悉番情召詢方畧翦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

可得志文升喜請敕發罕東赤斤及哈密兵令副總兵

彭清將之令受進節制進蒞鎮與總兵官劉甯厚結土

爾番世讐什埒圖

舊作小
禿列

使以四千騎先往殺數百人

什埒圖中流矢卒其子布拉噶岱

舊作卜
六阿反

憤欲報父仇

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援伊蘭而重犒赤斤罕

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至是清以精

騎五百出嘉峪關前行甯與中官陸闡統二千五百騎

繼之越入日至伊濟穆爾川

舊作羽
集也川

諸軍俱會薄暮大

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

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

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

至衆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

待也及明昌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伊蘭已

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竝進十二月辛酉拔其城

復善巴妻女俘其守者八百人則皆哈密人爲伊蘭所

劫者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悉降遣分守要害

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爲援散土爾番黨與以孤其勢

遂班師

攷異明史本紀系克土爾番之衆在十二月辛酉此据其拔城之月日也證之進傳彭清進兵

在十一月下云越入日至羽集也川又六日抵哈密城
下計辛酉在十二月之上旬是十一月進兵十二月克
也今分

丙子湖廣長沙大雷電丁丑江西南昌彭湖

書之

俱大雷電雨雪雹大木折 是月詔撰三清樂章時上

崇信齋醮命內閣爲之閣臣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

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

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人鬼于

天神矯誣實甚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今使製爲時俗

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不敢以非道

事陛下上嘉納之遂寢前命

預異事見明史徐溥傳傳中特書八年十二月三編

据之明鑑系之八月下盖彙書于
是年之末耳今仍据三編年月

是歲占城復奏安

南侵擾上欲遣大臣往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今遣使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上命已之西北別部默克埒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求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甯爲之請尙書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召巡撫貴州右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九年春正月壬辰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尙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

奉澹泊兩世貴盛家業蕭然父子竝以名德稱贈太保

謚文恪

及異諸書皆系裕卒于八年之二月證之明踰史本傳特書九年正月卒七卿表同今據之

月以都御史屠濬爲吏部尙書土爾番之敗也阿哈

穆特始知畏懼欲還善巴而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

暮虞寇至是阿哈穆特復來攻固守不下訖散去諸人

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詔賜

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之回回等三部番人及哈密之寄

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

及異

事見明史哈密傳明書系之是年正月下今從之

二月己酉朔太白晝見辛

亥歲星晝見四日 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詔

右通政張璞大理少卿馬中錫閩邊尋擢中錫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宣府 是月增文廟侑舞七十二人如天

子之制

項異據明史禮志增文廟侑舞在九年明書系之是年之二月今從之

三月丙

申賜朱希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閏月上御文華

殿少詹事王華進講時上方信任中官李廣華進講大

學術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上命

中官賜食勞焉

攷異事見明史王守仁傳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閏三月今從之

夏

四月戊子下武岡知州劉遜及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

等六十二人于獄遜以偕南京御史姜紹等劾中官蔣

琮得罪謫澧州判官尋遷武岡知州岷王膺鉉以支歲
祿不時給訐遜于朝詔錦衣官校逮遜按治于是泮紳
等偕同官上言錦衣天子親軍非重事不宜輕遣遜坐
給祿愆期事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救撫
按官勘報上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沮乃下泮等
同官四十二人紳等同官二十人于錦衣衛獄六科署
空吏部尙書屠滹請命尙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
侍讀學士楊守陞貽書極詆滹失尋滹與府部諸臣申
救泮等尋釋遜貶四川行都司斷事而守陞書頗傳于
世滹甚憾之守陞侍郎守陳弟也 丙午錄囚 是月

戶部尙書葉淇致仕以禮部侍郎周經代之時上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謗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法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改禮部尙書倪岳爲南京吏部尙書先是南吏尙缺廷推吏部侍郎徐瓊而瓊與后家有運謀代岳至是詔加岳太子少保改南而瓊果代爲禮部尙書尋改岳南京兵部尙書參贊軍務以閔珪爲左都御史珪時遷南京刑部尙書至是以屠瀟擢吏部召珪代之六月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時江西

南昌等九府並以災告共免稅糧五十萬八千餘石

是月詔舉將才初宣德間定舉將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歲選一人資送京師都督府甄別錄用自天順末立武舉法材勇多由科目進後雖特詔舉用將才罕有應者至是兵部尙書馬文升請廣選舉令府部臺省諸人別其材所堪者以聞仍會官考校如武舉制上然其言故有是詔已而給事中蔚春又請敕天下郡縣訪有山林之士材堪將帥者以禮聘遣或擢總兵營或命專大鎮逮有成效賞及舉者上亦從之然卒無以應詔也致仕尙書尹直上表賀萬壽竝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

箴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上鄙其獻諛希恩却之
攷異直賀聖節据明史本傳在是年明書系之六月
蓋七月孝宗萬壽節也憲章錄系之十月今從明書

秋七月小王子等連犯大同宣府 八月壬寅免湖廣

被災秋糧 是月擢工部侍郎徐貫爲本部尙書以劉

璋罷也 九月己酉禁勢家侵奪民利是時外戚長甯

伯周瑒與壽甯侯張鶴齡經營私利兩家忿爭至聚衆

相鬥都下震駭尙書屠滂偕九卿上言憲宗皇帝詔勛

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

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

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

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截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
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
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
計之得適者長甯伯周瑄壽甯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
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
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
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
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勲戚家人不得濫收
科道亦以爲言上嘉納之

攷異事見明史周能傳特書九年九月今明史本紀系之

八月己酉下八月無己酉蓋上文漏去九月二字也證之五行志亦書九月己酉今更正

乙丑錄

四 冬十月中使取寶坻港銀魚巡撫順天都御史屠
勲以爲橫索害民詔止之 十二月刑部吏徐珪上書
請革東廠上初卽位員外張倫請革東廠不報及是司
廠中官羅祥楊鵬用事遂起滿倉兒之獄法司承鵬指
問擬失平珪憤因抗疏論之滿倉兒者千戶吳能女也
先是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紱曰此慶雲侯家後
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鬻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
非已母鬻與子叔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
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璘歸數日而死御史陳
玉主事孔琦驗瘞之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寃于

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引前媒者証聶女固鬻于侯家此非是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慶雲侯周瑛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中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法司坐哲因公杖人死當徒爵王琦及聶母當杖而科女罪與母同珪言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証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証母僅擬杖哲反坐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証陷或爲人報讎或受首惡贓令傍人抵

罪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殺多人臣願
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左
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與其死于此
輩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上
以其狂誕發原籍爲民哲等亦放歸觀政進士孫磐上
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
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爲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
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別擢敘粉飾文
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是冬無雪

十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甲寅歲星晝見凡三日

戊午京師山西地震 甲子太白晝見凡四日一是

月吏部考察京外官侍講學士楊守陟時掌院事上言
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
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
駕幸太學坐舞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
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司講讀可否在聖鑒何
待考察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陟始 二月上游後
苑畢御講筵侍講學士王鏊進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
反覆規切上爲動容講罷上顧李廣曰講官所指殆爲
若輩好爲之自是遂罷游獵

攷異事見明史鏊傳明書
及紀事本末俱系之是年

之二月
今從之

上自八年後視朝漸宴中官李廣以齋醮燒

鍊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
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嘗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
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荅不時斷
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
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
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信符籙卒至乘輿播
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隕身其禍可
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殿皆
焚毀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

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
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
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
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
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上
干天和致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爲妖四
方奏報殆無虛日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
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疏
入上爲之感動攷異諸書皆系溥等上疏于去年之冬
證之明史溥傳特書是年二月蓋三月
召溥等議政此其三月辛亥以旱癘敕羣臣修省求
張本也今分書之

直言戶部主事胡燿蕪湖人首應詔上書言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藉左道濫設齋醮惑亂聖聰耗蠹國儲乃有不肖士大夫昏暮乞憐于其門交通請託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輒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灾何由弭因極論方士中官傳奉冗員之害疏入留中不報同時祠祭司郎中王雲鳳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皆應詔陳時事大畧如燿言紳疏八事而未言去大奸則專劾李廣八大罪誣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緯

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
王應禕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
罪六假果尸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
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
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
于肘腋而不思驅斥哉雲鳳則請斬廣首以弭災變語
尤激厲廣銜雲鳳次骨令校尉日伺其出入欲中傷之
不得會上祠祭省牲還雲鳳騎馬從駕後遂劾下錦衣
獄謫知陝州時人皆爲燿等危踰年廣得罪燿等竟得
免燿與諸書皆記胡燿上書在八年十二月蓋彼時亦
有修省求直言之詔也然證之明史燿傳及三編皆

系于是年之二月蓋本之實錄也又諸書皆

甲子上

系早獲求言于四月或五月今悉據正史
御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從閣臣
之請也既至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
上上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上曰盍就此
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
至此始再見舉朝傳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
而已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及異明史本紀言召閣臣議政後以爲常此例語耳至
憲章錄書七月復召溥等法傳錄又有明年正月之召
皆歸美孝宗之語獨溥傳載此一召爲得其實證之十
二年張宏至之疏言自十年二月後不復再召與溥傳
合今
據之
是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

累朝典制散見疊出宜會于一乃命溥等條次以本朝
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
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領其屬事職于官以成一代之
制

攷興修會典在是年三月具見明會典卷首敕諭中通紀据舊今從之

夏四月加屠

蒲太子太保蒲驛擢六卿之長又晉官銜時言官交章
論劾以爲交通李廣得之云 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潮
河川指揮王玉偕劉欽等出禦敵佯走追之遇伏敗績
欽等二十七人戰死玉僅以身免己巳復縱兵犯大同
連營二十里巡撫劉瓛等惟報寇警而已時寇數入邊
無虛歲京師民訛言震驚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曰

若榜示人心愈驚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明年洪鐘撫順天以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因言古北口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于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壩地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言者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因

劾鐘欺妄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逮鐘上以鐘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六月丙子太白經天 己卯命侍郎劉大夏李介俱兼僉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兵部尙書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買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售于是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諸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時寇已退介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以其資償軍所逋馬價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

宜二十事下所司議行 秋七月癸丑命都督楊玉率
京營軍備永平先是大同警報至上命中官武臣練京
營兵以待至是聞寇退命備永平以防內犯 八月癸
未太白晝見 九月振山東水災時濟兗青登萊五府
皆大水命有司分振之 加兵部尙書馬文升柱國文
臣之加柱國者始自正統間以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
然猶內閣也成化間加吏尙尹旻然亦吏部也至是文
升以兵部得之時稱異數云 旻異文升柱國見七卿表
與尹旻同然宰輔表楊士
奇楊榮皆不見本傳亦無 冬十月壬申錄囚 是月
之今据王弇州柱國表序 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越負緣中官以中旨召掌都察

院事被劾而罷至是韃靼諸部數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蹂躪廷議復設總制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滸乃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甯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兵部尙書馬文升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卽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備征討卽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置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

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爲鈴東出入從之
十一月庚子土爾番歸哈密善巴乞通貢許之時諸
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哈穆特阿哈穆特
始悔之因送善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
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善巴既還且令暫
居甘州俟衆頭目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使復舊業
從之會王越總制三邊命兼經理哈密 是月振四川
水災 是歲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攷異明史本
紀十年之末
云是年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
今據三編振山東在九月振四川在十一月其免稅無
月日仍系之 中官李廣勸上建毓秀亭于萬歲山復
是歲之末

遣官至河間修建廡宇吏科給事中周璽上疏畧曰陛下卽位之初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乃近來興作相繼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軍困于力役壽甯侯宅第與毓秀亭之建未得休息近又遣官至河間修蓋廡宇夫京師腹心也河間數府肢體也若肢體傷矣腹心能無恙乎伏望陛下深憫斯民罷止興作則太平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

致異此疏明史本傳不載今據明鑑增入是年

未之

壽甯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廷宴上如

廁鶴齡倚酒戴上冠中官何鼎性忠直怒鶴齡無禮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

皇后聞之激上怒下鼎錦衣獄給事中龐泮御史吳山
張泰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等論救上怒詰外廷何由
知內廷事令對狀大學士徐溥尙書周經等復以爲言
乃罷諸言官不問后怒鼎甚竟使太監李廣杖殺之上
後追思鼎賜祭勒其文于碑攷異事見明史何鼎傳證
之徐溥周經諸傳正是年
事也今始設南贛巡撫兼理南贛汀韶等處明年改
提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二月己巳小王子遣
使求貢 是月以皇太子將出閣講讀加徐溥少師兼
太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皆太子

少保改健戶部尙書東陽禮部尙書遷兵部尙書皆兼大學士又六部尙書屠滄等都御史閔珪皆兼東宮官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先是太子方四齡馬文升卽請早諭教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作悉導之以正若內廷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熬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上深納之至是太子八歲矣給事中葉紳請擇講官侍讀尋有是命時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

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暇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上納之夏四月辛卯錄囚五月戊申小王子犯肅州參將楊翥擊敗之于黑山六月丙子桂林地有聲如雷旋陷九處大者四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是月京師有熊自西直門入城兵部主事何孟春曰當備盜亦備火宋紹興間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則以熊字能火戒郡中慎火果延燒廬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內多火災未幾遂有清甯之異

攷異事見明史五行志
憲章錄亦載之今据增

河決歸德管河

工部員外郎謝緝上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甯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于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而比年河沁之流合而爲一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人徐以濟徐呂則水深廣而漕便利矣上從其請

攷異諸書不載見明史河渠志中下文八月振祥符民被河患者卽

是時河決歸德後也今据志茲
增入謝緝請治河大畧如此

秋七月己酉總制三

邊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後敗之時小王子居山後

久熟知徑路招伊瑪克埒

舊作野也克力

等擾邊無虛日至是

越分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別伏他道寇至復追

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械千數頻年寇出入宣大延

綏間守臣不能禦至是越等連敗之邊人咸以戰勝賀

捷聞論功進越少保未幾古北口報警寇入遼東指揮

王臣死之 癸亥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溥以目眚

乞休上眷留之三疏乃許溥在內閣十二年值上方向

治所言多聽從承劉吉恣睢之後填以安靜務守成法

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
之遇大獄必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焉踰年卒贈太
師謚文靖 八月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甲申歲
星晝見 是月王越經畧哈密上言哈密不可弃善巴
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
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什將圖舊作小禿然克
將即也克力見前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于是復封善
巴爲忠順王上年土爾番之請貢也時哈密無主都督
奄克孛刺爲之長亦遣其黨舍音和珊舊作寫亦虎仙等來貢
給幣帛酬之使臣猶久留大肆咆哮禮官徐瓊等極論

其罪乃驅之去至是善巴復立奄克李刺者哈商弟也
與善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善巴娶哈商女與之結好
然善巴嗜酒培克失衆心部下阿爾保喇等舊作阿咸
怨之是秋上以少監莫英等三人監督倉場自成化
之末裁減倉場監督中官至是復增之戶部尙書周經
上疏力爭上以已遣不聽會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人
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一
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上立已之崇王見澤乞
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杭前後乞
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

不許上以肅甯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甯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勛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復覈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恒產不可奪上竟與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

抗疏言權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僨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上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文升不宜以兵部侵戶部權上爲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曾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齎醺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之財是舛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予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惜一時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

經事見

明史本傳特書是年秋紀事本末系之九月今類記之

僉都御史劉大夏三疏

請移疾歸築東山草堂讀書其中冬十月丙寅命工

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丁卯錄囚 甲戌清甯宮災清甯者太皇太后宮也于是大學士劉健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甯宮之災爲尤異恐議者謂天道渺茫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喪天或以縱囚赦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敝適足以長惡向來奸佞之徒每以此熒惑聖聽妨蠹聖政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徵斂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

氣災異之積職此之由伏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
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采擇次第施行以收人
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疏入上嘉納之丁亥以
災告天地宗廟社稷罷明年上元燈火赦羣臣修省言
時政闕失是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祀
獲上寵會毓秀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甯宮災日者謂
建寧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
禍及矣廣懼遂飲酖死上疑廣有異書遣使卽其家索
之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上曰廣
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上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甯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因言今日之事如癰瘤之割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裔方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指名暴其惡恐啟遣人慢朝廷心雖實有方召丙魏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臣請降敕密諭賄廣者使引疾退或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而言者猶訐大臣不已一時未得賄籍主名各以意揣遂及尙書周經經憤甚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

聞人臣名雖蒙恩不問臣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
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
曾言及臣否且賄籍具在乞檢有臣姓名否請嚴鞠廣
家人臣如有寸金尺帛遺廣或曾一造其門卽治臣交
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爲奔競無恥之戒若無毫毛干涉
亦乞爲臣洒雪否則含汙忍垢卽填溝壑目且不瞑上
慰蒼之竝下其章于所司廣雖懼罪自殺上猶憐之廣
黨蔡昭等復爲之請詔予祠額祭葬大學士劉健以廣
賊跡昭著爭不當予乃罷給祠額仍撰文賜祭免畿
內順天廣平順德河間保定五府旱災稅糧凡四萬七

千八百餘石致洪明史本紀免兩畿山西陝西廣西廣東被災稅糧于是年之末三編據實錄系免畿內糧于是年十一月壬子罷陝西織造羊絨之十月今掘之

是月給事中吳仕偉以李廣賊敗因疏論宦官不可用乞盡召填守中官還上不能從然是時中官出鎮者屢申敕戒諭之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羅清頗以廉潔愛民稱賜勅獎勵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己巳詔自壽節祈報外所有齋醮悉罷之乙酉罷福建織造綵布是月下御史胡獻給事中胡易于獄獻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至是改御史踰月卽極論時政數事言屠瀟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

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皆陛下任廣太過也今廣事已往然當慎于將來今之弊政有亟宜革者京通二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人索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乞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總兵坐營等官勒令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適者但爲中官外戚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衡忤壽甯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廠校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言之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又言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

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
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疏入上不擇鶴齡與
秦各疏辨會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
遂竝獻下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未赴官遷宜
陽知縣馬文升數薦于朝遷南都察院經歷改選胡獻等下獄事
見本傳諸書皆不載三編明鑑

系之是年閏十一月今摺增十二月庚子榜禁中

外奢靡踰制

王子以清甯宮災詔赦天下

攷異據詔書在是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月壬辰朔時以修清甯宮議採木于四川尙書馬

文升請發內帑免徵派詔停採木之役是月以吏部

侍郎侶鍾爲右都御史是冬王越卒越方經理甘肅

會李廣得罪死言官交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于甘州初越舉景泰二年進士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颺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卽擢大同巡撫其後屢告邊功晉威甯伯督兵旣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訶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卽賜之卮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爲盡死力越膽智過人自負豪傑而比汪直得封

爵既罷復結李廣謀起用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清甯之灾給事中華景上言二事一請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一請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大奸謂李廣雖死其餘黨猶蟠據中外諸大臣賄賂公行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乞亟發廣私籍收其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灾之一端也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治故閹李廣汪直之黨起用直言之楊茂元王雲鳳等戶科給事中叢蘭疏陳弭灾六事末言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等先以罪貶斥復貢緣還京師請按治一時

南北言官指陳時政皆有論劾上以劉健李東陽之請
皆置不問國子生江瑫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健等請罷
上慰留之而下瑫于獄二人力救乃得釋是歲免南
畿山西陝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明通鑑卷三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九

起居維協洽盡元
默掩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是月

遼東總兵官李杲等誘殺朵顏三衛人以捷聞初三衛

自成化末爲韃靼所逼走匿邊塞勢衰久不振自小王

子及和碩

即大節
譯見前

相倚日彊爲東西諸邊患遼塞屢失

事杲與巡撫張玉填守中官任良欲昌功掩罪策三衛

積弱可欺乃令都指揮崔鑑王璽脅勲設酒席誘其來

市者三百餘人盡殺之而詭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敗之遂以捷聞廷臣以三衛安輯久頗疑杲等詐顧未有以發也旣而朶顏諸部來貢訴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顧佐往覈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 三月戊辰太白晝見凡五日 丁丑賜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禮部之試士也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乃下經寅及杲于獄時榜未揭詔敏政毋閱卷其已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覈二人卷皆不在所錄中東陽以聞

上意欲置之而給事中林廷玉復攻敏政可疑者六事
敕廷臣會鞫 夏四月癸巳勅宣大延綏備邊 是月

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下程敏政及林廷玉等獄坐

徐經嘗贊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皆黜爲吏敏政勒
致仕而景以言事不實與廷玉俱調謫敏政出獄憤恚

發疽卒後贈禮部尙書或言敏政之獄傳瀚欲奪其位

令景奏之雖事祕莫能明而敏政自言夙構試題爲其

家僮竊贖則瀚之構讐亦敏政自有以取之云

三編質實按明

史選舉志程敏政唐寅傳具載此獄志于寅有惜詞敏
政傳于此獄有疑詞惟唐寅傳云江陰富人徐經嘗題
于敏政家僮然言之不詳蓋由明孝宗實錄極詆傳瀚
華景以爲瀚嫁禍于敏政故明史存疑而不詳其顛末

敎政傳所謂事秘莫能明者亦以此也攷雷禮列卿記
載禮部尚書徐瓊事蹟附記此獄頗悉又王世貞史乘
攷誤則謂寶錄所載乃焦芳爲敏政掩覆之詞今並錄
以備攷列卿記云瓊于己未知貢舉是年主考爲李東
陽程敏政政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爲題人罕知者
其呢幸門生徐經平日獨伺得之嘗與商繼解元唐寅
陳說至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與論沸
騰謂敏政賁題受賄給事中中華景劾之瓊闕知敏政在
闕皇惑無措自言夙構試目爲家僮竊賣乃緝閱試卷
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
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詔
逮敏政經等俱下獄經服稱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
政受之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
政勒致仕經寅俱黜爲吏史乘攷誤云焦芳修孝宗實
錄謂傳瀚嫁禍程敏政後果代其位時劉健當國既偏
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論德王華俱憾敏
政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鄉乃屬科道數輩內外
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景之甘心鷹犬者不足道也
世貞按傳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竊題
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蓋芳乃李南陽賢門客程

則南陽壻也故頗爲拚覆而劉謝與芳有隙遂肆其醜
詆若此按三編所載全据明史敏政傳而發明中謂敏
政有自取之
召今從之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上言建文君乃高

皇帝適孫躬受神器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其位號百餘
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

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

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仍格不行
致異諸書但載六年吳世忠請卹建文諸

臣而是年循吉請復建文位號事軼之 五月戊寅免
三編增入日中並及六年事今分書之

南畿被灾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文廟灾戶部郎中陳

仁疏請修省給事中吳世忠亦因灾陳八事時不能盡

用 秋七月己卯遣太常卿李傑詣曲阜祭告先師竝

敕山東撫按官重建攷異明史本紀統書于六月甲辰下明史稿別系遣官祭告于七月

蓋奏報在先遣使在後也今摺分書之八月復免南畿及河南被災夏

稅九月壬午普安賊婦米魯作亂米魯者霑益州土

知州安民女普安司土判官隆暢妻也攷異三編引實錄以米魯為隆

暢之妾實錄前以魯為安民女後又言魯匿其姪安民家是以米魯為安民之姑蓋奏報異詞也今摺明史

土司傳初以罪為暢所出居其父家暢老子禮襲有營長

曰阿保者與米魯通因諷禮迎歸同杰之暢聞怒誅禮

毀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鮮等攻暢暢走雲南

時東甯伯焦俊為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和解之既歸米

魯于道中酖暢死遂與阿保據寨反暢別有妾曰適烏

生二子出居安南衛阿保欲竝殺之築寨圍其城又別築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鮮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乘黃纛官軍不能制填巡官以聞乃發諸衛及士兵萬三千人分道討之 甲申重建清甯宮成上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至是官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大學士劉健等力諫而上重違太后意曲從之但優詔褒荅而已是月小王子入居河套初小王子通貢遂駐牧套中然永堅則來永泮則去雖出沒爲寇猶不廢朝貢尋以

入貢賞薄益大肆虜掠至是入居河套延綏之間益爲

敵衝矣攷異小王子入貢在元年入套駐牧在八年以後皆見明史韃靼傳惟復入河套紀傳皆書于

十三年之冬三編改系之是冬十月己亥錄囚是

年之九月蓋本實錄今從之月命採珠于廉州舊制廣東珠池十年一採而守珠中

官英宗始設天順間嘗一採之至是以中官請復有是

命攷異采珠見明書及法傳錄在是年之十月今據增十一月乙丑太皇太后

遷居清甯宮太后弟長甯伯周彥家有賜田有司請釐

正之上未之許太后曰奈何以我故胤皇帝法卒使歸

其地于官攷異太后以是年清甯宮成遷居之見明史后妃傳其月日據明書增入十二

月吏部尙書屠滂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請罷傳奉官上

初卽位罷成化時傳奉官尋修京城河橋成從太監李興請授工匠四人官已又傳陞通政司經歷沈祿爲參議王恕周經爭之不能止嗣後傳奉漸多及是一月中陞授二百餘人滿言傳陞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之濫竇緣之奸文升言祖宗設武階以待軍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豪桀責其效死以報國家今傳奉指揮張玘輩特畫工耳歲有俸月有給亦旣可償其勞或優寵之賞以金帛榮以冠帶足矣乃竟槩銓武職悉注錦衣准其襲替則介冑之士衝冒矢石著績邊疆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倖門一開恐不足爲天下勸

不報是時言官亦皆上疏極諫而給事中張宏至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其言尤切曰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甯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一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僇方士李孜省斬僧繼曉近則燒煉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尙書徐瓊者猶覲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嘗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諭近自十年三月召見文華殿不復再召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停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奉

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
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
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八章下所司而
已攷異此据三編在是年十二月据實錄也明鑑系之
十一年十二月蓋明鑑漏去十二年不書其所記此
事及王守仁疏陳邊務此二條實十二年事也今据三編書之 是歲餘姚王守仁成

進士奉使治王越葬還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
事上之一曰蓄才以備急聚公侯之子教之武學生歲
升其超異者兵部兩侍郎更迭巡邊擇科道二三人以
從使周知虛實則一旦有急不患無人二曰舍短以取
長邊將驍勇者多以過失擯弃誠使立功自贖賢於不

知地利者遠矣三曰簡軍以省費邊將之請京軍徒以
事不濟則責有所分耳誠以賞京軍者賞邊卒數萬之
銳卒可立致也四曰屯田以給食三邊之戍不輟耕農
誠使京軍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輸餽也五曰行法
以振威邊將失機立正軍法則軍威肅矣六曰敷恩以
激怒兵方失利士氣銷沮誠恤其孤寡宣以國恩諭以
復仇則氣可奮矣七曰損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爲
當救一以爲可邀遂以疲勞致敗今許以便宜惟責大
效而小挫不問則我師常逸矣八曰嚴守以乘敵嬰城
固守使食足威成然後出奇制勝所謂立于不敗之地

而後能敗敵也疏上授刑部主事

攷異明鑑書守仁陳邊務上文漏去十二

年字辨見上蓋守仁以是年成進士王越以去年十二月卒明史本傳謂治王越葬還正十二年事也今據明鑑仍改入

是年之末起丁憂布政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府泰蒞任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

按千戶八人上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

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

泰凌虐上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

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

賂事法司覈上褫爲民

攷異據明史泰傳泰撫宣府在是年其劾參將被逮事當在次

年今類記于是年之末

初田州土知府岑溥以岑欽等既死命

復還田州

事見宏治三年

九年總督鄧廷瓚請復溥職令帶土

兵赴梧州聽調是年溥爲子琥所弑琥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未幾驥爭樞首亂又黨于思恩土官岑濬攻劫田州殺掠萬計廷瓚奏請治濬罪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然是時濬方據舊田州不果行

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己卯禁民間收鬻軍

器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庚寅詔更定刑部

條例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

巧法之更往往舍律用例于是條例日繁五年以鴻臚少卿李鏐請命刑部尙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及是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例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汰其繁瑣臣以爲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意爲主一切近代冗襍之例悉爲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上嘉納之乃

下尙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
事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時上所任前後刑官
如何喬新彭韶及昂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
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是月
檢討陳獻章卒獻章自序其爲學言年二十七始發憤
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
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
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數年而未得
此心此理之湊泊處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靜坐久
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以之應物種種應酬

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以之認理稽諸聖訓各有
頭緒來厯如水之有源委也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是乎張元禎叙其學謂其靜坐之久乃大悟廣大
高明不離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
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後之論者以爲實開姚江
之宗派而于禪學亦遂不能無疑云

致異據憲章錄在是月稽之明儒學

案則二月十日也今

夏四月甲午夜彗星見室壁間

揭系于二月之末
丈尺許漸長至三尺餘給事中屈伸上言災異頻仍邊
方多警願惕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侮納之

庚子歲星太白同晝見凡六日 和碩寇大同先是寇

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騎不多易之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遂帥兵出寇佯走杲馳赴之既見敵騎漸衆知墮計急駐兵伏騎七千餘噪而出衝突官軍陣離爲五裨將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千餘人戰馬兵仗稱是時副總兵馬昇參將秦恭分兵列營距杲戰所僅十里許逗留不敢進杲孤軍無援遂大敗守臣諱不以實聞命給事中許天錫往勘乙巳以平江伯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戶部侍郎許進提督軍務禦之尋天錫還言狀論杲恭昇罪死總兵王璽

謫戍巡撫洪漢奪官 庚戌錄囚 壬子召閣臣議軍

政先是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上

乃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

疏面議去留乃罷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甯晉伯劉

福三人

攷異議軍政事見明史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據實錄在是月壬子蓋二十九日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丙辰復召劉健等三人面議

朝政上親書手敕召鎮遠侯顧璉督團營時上視朝頗

晏健等復以爲言領之而已

攷異據此則召閣臣面議自十年三月以後至此始

連月行之以邊警故也然 癸亥和碩復寇大同時寇

孝宗之倦勤亦于此見矣 以威遠得志去乃復擁五萬騎入大同左衛縱掠游擊

將軍張俊

放異俊明史本紀作凌三編據實錄及明史本傳改今從之

遣兵三百邀

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率軍出擊面被數箭猶力戰敵乃却時陳銳爲大帥怯懦無將畧副總兵劉甯從銳軍雖宿將顧已老病又與銳不協敵至銳令諸軍堅壁毋出戰故敵所向無阻俊獨奮擊之以少却衆爲一時奇功上聞大喜立擢都督僉事項之代王璽爲總兵官 辛巳夜雪山太微垣入紫微垣踰月而滅 是月吏部尙書屠浦戶部尙書周經禮部尙書徐瓊刑部尙書白昂工部尙書徐貫皆以星變請致仕許之浦加柱國經瓊加太子太保昂貫太子太傅賜敕馳驛廷臣

爭上章留經一時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

以右都御史侶鍾爲戶部尙書禮部侍郎傅瀚爲本部
尙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尙書工部侍郎曾鑑爲工
部尙書起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
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填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
止致其據明史大夏本傳以十年移疾歸越二年
起總督兩廣憲章錄系之是年之五月今從之六
月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採辦物料庚子言
官劾陳銳金輔等玩寇無功竝及許進皆召還進尋致
仕去復益兵改命保國公朱暉爲靖虜將軍太監扶安

監軍 是月召南京吏部尙書倪岳爲吏部尙書屠瀟
既罷廷推馬文升掌吏部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
不可上亦以爲然乃命岳代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

召南京刑部尙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又以侍郎史琳爲

右都御史經畧紫荆關 秋七月己巳京師地震

攷異三編

日云是月十七日己巳夜也是月癸丑朔 八月辛卯江西復以水灾告詔

巡撫等官發粟振之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

時上方召還陳銳代以朱暉出師禦寇雄上言克敵在
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寇入大同廷臣首推陳
銳以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試之謀勇無聞之人寇益猖

徽今斥銳而用朱暉特以暉從父征伐嘗經戰陣顧錐之處襲未猶未見安知暉之多于銳耶願陛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日舉銳之罪然後拔其生長邊陲久厯行陣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卽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而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上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冬十月丁未太白晝見凡三日 戊申兩京地震鳳陽亦同日震

攷異風陽震見明史五行志今摺增

是月小王子諸部復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和碩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亦竟不

能禦也 是歲小王子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時廷議用兵延綏吏部尙書倪岳論西北邊患其畧曰近年來寇屢入邊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敵頗據其地擁衆寇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遇敵驟至旣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致命將徂征四年三舉曾無寸功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以希爵賞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不及顧乃輕于出禦用喪天威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

師遠宜大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轉移馬力疲于奔軼夫聲東擊西者寇盜之奸態也批亢擣虛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必至首尾衡決遠近坐困至于延綏土馬屯集糧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得至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寇身且不保他何足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

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粟補官輸粟給鹽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于邊者歲又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罔上行私大率似此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議論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城守東勝之舊鎮然塞外旣無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之累餽餉之艱設遇

抄掠進不能戰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
統十萬之衆褻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
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武之法以
逸待勞今乘危履險以覬萬一之倖一旦情見勢屈爲
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
欲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受之祖宗
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震動今弃延
綏則它山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震動寇愈近而禍愈
大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
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消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

用也致異倪岳論邊患事見明史本傳在任吏尙之後
而岳以明年十月卒通紀系之是年之末今據之
中間預徵一段與成化七年諫大舉搜套語複蓋拈三
編所載乃岳爲侍講時所上此因論西北用兵復申言
耳今分書之

延綏大同之役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國
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
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
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
也正統己巳之變尙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興趙
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
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填之邇者忠正多斥貪
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摧強敵振

國威此任人足憂也政多乖舛民日咨怨京軍敝力役
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
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
震墜萬餘家大同馬灾踏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
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畧宣
大以飭邊防策免不職諸臣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
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寇將
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上以言多詆毀切責之然
已起用大夏岳珊等如世忠言副都御史顧佐勘三
衛還奏李杲等誘殺昌功屬實乃取任良回鑄崔鑑王

璽魯勲各一級杲及張玉俱令致仕時科道交劾杲王
欺飾罪當顯戮而優以致仕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反
側非所以儆邊臣懲有罪上不問朶顏諸部恨次骨遂
北結和碩謀復讐數寇廣甯甯遠諸衛所由是遼塞益
報警矣 福建建安書林火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去
歲闕里孔廟災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闕
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
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
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示戒也頃師儒失職政教
不修上之所尙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異似

欲爲儒林一掃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勘定經史有益

之書其于培養人才實非淺鮮章入下所司議從之其

建安災事見明史天錫傳在是年五行志有十二年建陽書坊火未知是一事二事年分偶差否今按許天錫疏中言去年閏里孔熾災則建安書林災在十三年今据天錫本傳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

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連日地震有聲如雷朝邑尤

甚頻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墜人畜死甚衆縣東地

坼水溢成河于是兵部尙書馬文升言陝西與敵爲鄰

延慶二府尤密邇河套乃地震不已此外寇侵凌之兆

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長和碩果雄桀黠

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其患非小且海內民困財竭兵
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
災之日伏乞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
齎醮止傳奉冗官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
恤被災之家上從其言南京操江御史林俊疏述古宮
闈外戚內侍妨臣之禍乞罷齎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
員止工作省供應簡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
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
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俊以成化中請斬僧繼曉
被謫尋復官改南京上卽位累遷雲南副使按察使九

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布政使不拜尋起
是職累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 是日河南之永甯
盧氏山西之蒲州安邑同時地震 己未大祀南郊
二月乙未蒲州地復震踰月方止凡二十九震 己亥
罷陝西織造中官 是月寇犯榆林 三月鴻臚卿陳
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寇犯神木堡乘勝掠
紫陌溝鎮巡官不以實聞爲言官所劾上命給事中艾
洪刑部郎中黃暉往勘至是洪等還言總兵官陳瑛退
避玩寇巡撫王嵩坐視蒙蔽宜治其罪乃逮嵩等下法
司以壽代壽至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

相聲援軍勢始振 保定武臣獻白鵲以爲瑞禮部尙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是春吏部侍郎王鏊上禦邊八策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招募六曰用閒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又言今日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率令戴罪殺賊人心日懈士氣不振望陛下大舉乾綱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將權起致仕尙書秦竑爲總制節制諸邊右都御史史琳坐填京營遙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更請仿前代

制科薦舉之例以收異材時不能用

文興王鑒上選刺事見明史韃靼傳

特書是年之春蓋大同之役以後延綏之役

夏四月

以前今據之並參王鑒本傳增入後段語

庚辰以寇人延綏命工部侍郎李銓督軍餉戊子命朱

暉仍爲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太監苗達監軍分道禦

之先是小王子和碩諸部連兵大舉自紅鹽池花馬池

入縱橫數千里延綏甯夏皆告警巡撫陳壽督兵捍禦

寇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

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乘勢襲

擊斬獲甚多會朝廷遣暉等帥重兵至則壽已奏捷上

嘉之加祿一等方壽之奏捷也或勸其注子弟名籍壽

不可曰吾子弟不知弓馬甯當與血戰士同受賞耶時
朱暉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甯五將往北至寇
已入甯夏飽掠又分掠固原而去 戊戌免山西陝西
一切物料 甲辰錄囚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
免其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灾稅糧 戊辰遣使修關
里文廟竝命各布政司上所屬地里圖 是月雲南參
議郭緒諭孟養降之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復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
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脅之思揲始
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江奪

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巡撫陳金
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
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
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
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
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
往行毒霧中泥沙踣蹕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
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
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槳
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

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警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敕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僥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索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王聞報馳至則已歸地請降矣攷異明史郭緒傳特書云時宏治十四年五月也三編書之十六年正月下蓋據其入貢歸侵地之年月耳今從本傳分書之六月甲申貴州官兵討普安賊婦米魯敗績初

米魯作亂敕填巡官帥土兵進討

事見十二年九月

竝責安民

獻米魯民乃攻斬阿保父子米魯亡走而安民陰資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誦襲爲

女土官填巡官受魯賂請宥魯嚴旨切責必得魯乃已
會焦俊卒曹愷代爲總兵官遂與巡撫錢鉞中官楊友
等發兵進討而副使劉福陰索賂于米魯故緩師賊益
熾官軍敗績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友等請濟師
從之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是年七月命王軾討米魯事
明史稿則于六月分書遣雲南貴州守臣討米魯
蓋先命守臣率官兵進討踰月始命將也證之士司傳
是時官兵已敗績普安幾陷是命雲貴守臣討米魯又
當在命王軾之前又證之三編摺實錄所載特書是年
六月官兵敗績云云據此則是因敗問至始命王軾也
今摺三編及明史土司傳分書于六月爲下文用兵張本

戊戌寇犯延綏清水堡

是月陝西巡撫熊翀以鄜縣民所得玉璽來獻謂秦
璽復出也禮部尙書傅瀚率同列言秦璽完毀具載簡

冊今所進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仿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內府上是其言

夏異明書系之十三

年七月今據輔覽

秋七月丁未秦甯衛人犯遼

東時海西有僧格者

舊作尙古

以不得通貢怨中國數以兵

阻諸蕃入貢諸蕃並銜之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旋招僧格議欵于是衛人以僧格爲詞駐兵塞下攻遼陽迤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等帥官軍四千禦之敵窺迤西無備乘虛毀邊牆四十餘道擁騎八千分道直入長勝諸堡遼東大震填巡官諱之巡按御史車梁以聞

遣給事中鍾渤等往勘狀渤等還奏如梁言且劾驥瑤
納侮邀功致寇深人方下刑部議會廣甯復敗驥瑤偽
以捷聞給事中屈伸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下
巡按御史核實刑部請逮驥瑤廷鞫乃召驥等還攷異
史本紀及三編所記皆奏甯衛入寇事明史三衛傳僅
記尙古納款而入寇遼陽不載其攻毀邊境及深入長
勝本末乃于韃靼傳中補入此事以爲小王子
之等殆誤也今據本紀參三編目中語書之癸亥

命南京戶部尙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討貴
州賊婦米魯是時貴州守臣請兵上以命軾軾未至而
楊友等議招撫賊揚言願降益擁衆攻圍普安安南衛
城斷盤江道又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閻鉅按察使劉

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皆死焉于是
賊勢益熾 丁卯朱暉史琳等襲寇于河套以捷聞是
時寇已徙帳不在套中暉琳及中官苗達率劉甯等大
發兵由紅城子墩直擣其巢無所遇遂還以斬首三級
聞驅孳畜千餘歸賞甚厚 庚午分遣給事中御史清
理屯田 閏月乙酉小王子以十萬騎從花馬池入官
軍敗于孔壩溝都指揮王泰死之時寇分道散掠開成
甯夏境戕殺慘酷關中震動鎮將嬰城不敢出而朱暉
等又逗遛不急赴奉旨切責 戊戌振兩畿江西山東
河南水災 六月丁未和碩諸部犯固原 己酉免河

南被災稅糧 辛亥寇復分道散掠韋州環縣萌城靈
州皆自花馬池入諸路官軍先後得敵人首級十二復
以捷聞 已巳減光祿寺供奉悉如元年初制時上以
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大學士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
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齎
日費數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
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
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餽廩歲
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願陛下絕無益之費躬
行節儉爲中外倡天下幸甚上納之初成化時光祿寺

增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漆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于用乃責買于京師鋪戶價直不時給市并負累兵部尙書劉大夏亦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 是月和碩諸部復犯甯夏東路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遣大理丞劉憲太僕少卿王質募兵于延綏甯夏甘涼時有建募土兵之議者故有是命 甲辰召史琳還起秦紘爲戶部尙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以十一年引疾歸至是廷臣薦紘雖老可用乃起紘總制三邊紘至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劾治敗將楊琳等

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號令軍聲大振初
寇旣徙出河套平涼開成皆內地無患自小王子諸部
復往來駐牧開成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
資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改開
成爲固原州以州境迤北延袤千里屯田數十萬頃其
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者議于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
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
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
石可得五十萬石詔令規畫行之冬十月戊午錄囚

辛酉南京地震 是月吏部尙書倪岳卒岳狀貌魁

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及長吏部嚴絕請託不徇名譽銓政稱平贈少保謚文毅岳父謙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僖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代倪岳也尋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文升在班列中最爲耆碩上推心委任特敬禮之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大夏自兩廣至再以疾辭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對曰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上默然 十一月癸巳分遣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

丞吳一貫往振兩畿山東河南饑民

攷異明史紀閏月振兩畿江西山東

河南水災此復書者先命有司自振至此復遣使也江西但命有司振卹不遣官故不再書統見于三編十一

月日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命戶部發帑金五萬振

之是歲免畿內山東山西湖廣江西被災稅糧劉

大夏之內召也以南京刑部侍郎潘蕃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帳下士舊不下萬人蕃悉汰之纔給使令而已

起前南京祭酒謝鐸爲禮部侍郎管祭酒事鐸謝病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至是廷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遂起鐸及南監缺議以章懋補之懋自成化初改官南京評事遷福建僉事滿考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市奉親

之暇讀書講學從游者日衆海內稱楓山先生中外交薦以親老辭不赴及是奉命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闕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命南侍郎楊守陞攝祭酒而虛位以待懋時以爲異數云致異憲章錄系起謝鐸章懋于是年證之明史本傳鐸以四年謝病歸至此已十年懋以十六年服闋蒞任則起用正在是年今並系于是年求之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暉本非制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轉輸徵發動數十萬而先後僅獲首功十五級時寇已出套暉留兵三千以參將楊玉領之遂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而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帑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餘萬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殲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請寘暉等于重典不報時所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尙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上先入苗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及班師上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暉以十三年命督三千營領右府事至是言官交劾不問仍督國營如故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舉

治行卓異者六人浙江按察使朱欽預焉未幾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遷湖廣左布政使江西盜起

新昌王武爲首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操江御史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卽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祿率倍取于民以俊言大減省甯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且引叔段吳王濞故事以戒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

俊異治江西盜事見明史本傳意章錄明書皆系之是年正月今從之

二月癸

丑免河南被災稅糧。是月傅瀚卒以禮部侍郎張昇

爲本部尙書代之。三月癸未罷饒州督造瓷器中官

先是卽位之初以浮梁景德鎮所造御用磁器最多且

久費不貲命督造中官還尋復遣之至是復撤。庚寅

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壬寅振京師

貧民。乙丑錄囚。五月庚子免湖廣被災秋糧。是

月以災異修省詔羣臣言時政闕失大學士劉健請早

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上納

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見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

之系之五月據實錄也蓋詔下在先上書在後本傳牽

連竝記耳。今從三編。六月歲星連日晝見。秋七月己卯錄劉

基九世孫瑜爲指揮使初景泰中錄基七世孫祿與顏孟二氏後竝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

誠意伯乃功臣其後裔不當爲博士乃命瑜爲處州衛

指揮使予世襲

致異錄劉基裔孫諸書皆系之六年錄開國功臣子孫之後三編據實錄系之

是年七月

已丑王軾平普安斬賊婦米魯先是軾至

今從之

師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軍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是年正月參將趙晟破其六陸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之圍賊復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籠寨至是官軍

環攻益急僉事王懋中士官鳳英等追及之英臨陣格殺米魯餘黨遂平用兵凡五閱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捷聞賜勅嘉勞尋召還錄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攷異明史載傳特書正月破米魯事蓋據趙晟

等之捷及解安南衛之圍而賊之攻平夷衛又在其後故傳言用兵凡五閱月是正月至五月賊黨已平本紀書之七月又據其奏報之月日也今牽連記之

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

澤園 八月庚戌以南畿災遣官祭告孝陵太廟及皇陵辛亥勅兩京羣臣修省先是六七兩月南京鳳陽霍雨江溢又大風連日摧孝陵神宮監及懿文陵樹木吏部尚書馬文升請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宴

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時河南湖廣亦

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兵部尚書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

舊而不便于軍民者悉條上釐革上皆褒納之攷異明史本紀

系之是月据遣官祭告之月日也證之五行志書于六七兩月並參列傳增入九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攷異憲章錄于是年五月九月皆書庚午朔日食二申錄同蓋五月誤也今据正史

丙戌南京徐州大名順德濟南東昌兗州同日地震

丁亥錄囚 戊子放減內府所蓄鳥獸從光祿寺卿王

珣之請也珣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鳥獸料食之

數凡百二十事及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

于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

猴西安門大鴿等各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冬十

月癸卯罷明年上元燈火先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上元燈火有詔裁省至是因禮部尙書曾鑑奏盡罷之

丁卯南京地復震 是月戶部上天下會計之數尙書

侶鍾言常入之賦以災傷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索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襍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撙節且

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吏部左侍郎韓文亦以爲
言上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
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
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
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他皆報可
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攷異事見三編蓋據明史鍾
傳而韓文之奏明鑑宋之所
論冗食冗費諸意
畧同今據增入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作亂初前

任瓊州知府張桓貪財私歛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
苦之遂有符南蛇等聚衆爲亂鎮兵討之不能下戶部
主事馮顥上言瓊州在大海中周三千里其五指山林

籌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無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士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禽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上是其言時潘蕃總督兩廣檄副使胡富調狼土兵討之而賊方攻圍儋州富與參將劉信往覘賊突至殺信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 甲午始罷廣東採珠召中官還自十二年之採中官歲守之費以萬計而所得不償是年得珠較多而歲久珠老不堪用上始悟而罷之是月雲南景東衛晝晦凡七日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

典成凡一百八十卷大學士劉健等表上之

〔攷異〕明會典初修于

宏治再修于萬曆明史藝文志言二百二十八卷者萬曆重修之卷數其宏治初修一百八十卷之數見御製序中未署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蓋是月己亥朔也今據書之辛亥上以疾不視

朝時廷臣以南京鳳陽大水上言時政久之不下閣臣

劉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上皆嘉

〔攷異〕據明史本紀爲納明年改卜郊張本

是月免南畿被災稅糧凡三

十萬有奇是歲致仕兵部尙書項忠刑部尙書何喬

新皆卒忠僉儻多大畧練戎務彊直不阿以劾汪直得

罪事見十三年

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

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喬新旣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

詮奏其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黯昧誠爲可惜請行取任用不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至是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詞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罕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復以廣昌知縣張傑言贈太子太保明年

賜謚文肅 升陝西之開成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用

總制秦紘議也自和碩諸部出沒河套開成遂爲敵衝

至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

游擊等官遂爲重鎮

攷異諸書皆系之是年證之明史地理志宏治十五年置固原州屬

平涼府

御史車梁以災異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

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

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

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

事御史交章論奏乃得釋出之于外終漢陽知府 擢

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尙書劉大夏之薦也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
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浸弛奸
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之禁盡
籠茶利于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攷異事見明史本
傳通紀亦系之是
年之末
今從之